

人文齐鲁

◆刊前絮语

周作人的坚守是什么

◎王慧

临近“七·七”，抗战是个不能不说的话题。本期人文齐鲁刊登的《山东1937：从北平流亡而来的大师们》记述了75年前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一千多名学者纷纷从沦陷的北平外逃南下经过山东的种种事情。逃亡路线不同，所乘交通工具不同，但逃亡的心境是大致相同的：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”，凄凄惨惨，悲愤交加，又无可奈何。

梁实秋、陈寅恪、沈从文、吴宓，还有很多其他逃难的文化精英们，都是不甘做亡国奴的。流亡固然辛苦，但国难当头时决不屈从于侵略势力是他们固守的民族气节，别说是文化人，就是平头百姓也懂得这个道理。但是当汉奸的也大有人在，比如同样被奉为大学问家的周作人。这位在抗战结束后即被送上法庭的知名文人背负了一世的汉奸罪名，最后在“文革”中受尽折磨而死。

但这些年，众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发现，周作人的汉奸罪行却也在“乏罪可陈”，当时北大撤离北平，他没有同行，也是因为校长蒋梦麟的嘱托，蒋对他说，“你不要走，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，不走，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，于是，他果然没有走……”周作人在任伪职期间，不但保存了北大的众多设备，也保护了相当一批留在北平的学生和老师。

他本身是个平和的人，又有个日本太太，深爱日本文化，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日本侵略者是完全附逆的，他说过：“日本人爱美，但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丑恶……日本人喜洁净……但行动上又那么脏，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。”可见，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也是痛恨的，让他坚持留在北平的其实是他个人坚守的道义。他说他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，因为“这种死对国家社会别无益处”。他反对的其实是气节逃避责任的人，反对为满足一己的道德完善而将国家百姓置之不顾的人。所以他牺牲了众人认为必须坚守的气节，承担了自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，却不想背负了一世罪名。

今天看周作人，其实有太多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东西。

稿件及图片发至：wanghui3050@126.com
发展精神家园，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，如果你热爱这人文齐鲁，寻觅的是过去，观照的是今日之

山东1937： 从北平流亡而来的大师们

□于建勇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28日，北平沦陷。当时，亲日政权希望文化精英为之服务，力阻文化精英外逃。由于津浦铁路中断，学者们设法取道天津，乘船至烟台或青岛，沿胶济铁路到济南，再转津浦铁路南下。基于此，许多大师在山东留下了惊鸿一瞥。



■梁实秋： 留下遗嘱，只身逃离

得知北平沦陷，北京大学教授梁实秋失声痛哭。

梁实秋(1903-1987)，著名散文家、学者、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，翻译有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。

北平沦陷那天，他涕泣着对年仅11岁的大女儿梁文茜说：“孩子，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。”

当时，梁实秋处在极大的危险中。一天，北大同事张忠绉匆匆来告：“有熟人在侦缉队里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。走为上策。”

梁实秋决定先只身逃离北平。考虑到“戎火连天，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，前途渺渺，后顾茫茫”，他特地留下了遗嘱。《槐院梦忆》

平津火车开通后，梁实秋乘第一班火车逃离北平。和他约好在车上相见的是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叶公超，二人相约不交一语，避免暴露身份。“后来发现在车上的学界朋友有十余人之多。”

梁实秋的幼女梁文茜说，他们是“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”。火车慢得急人，不足150公里的路程，由清早走到暮夜。

抵津后，梁实秋住在时任《益世报》总编辑的清华同学罗隆基家中。

不久，他们得知《益世报》经理在赴意租界途中被日军捕杀。梁实秋意识到天津不可再留，遂与罗隆基乘船到青岛，经济南转赴南京。

在济南火车站，梁实秋遇到“数以千计由烟台徒步而来的年轻学生”，无意中碰到了自己的女学生丁金相，相见大惊。学生问他：“老师到哪里去？”“到南京去。”“去做什么？”“赴国难，投效



梁实秋与结发妻子季淑。

政府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“师母呢？”“我顾不得她，留在北平家里。”说这话时，梁实秋一定心怀愧疚。因为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，全部落到了妻子一人身上。“其艰苦之状乃更有甚于我。”

临别时，这位女生特地跑到站买了一瓶白兰地、一罐饼干送给老师。师生之谊，溢于言表。汽笛一响，他们挥泪而别。

乱世羁旅，飘如浮萍。梁实秋心头涌起杜甫的诗：“留滞才难尽，艰危气益增。图南未可料，变化有鲲鹏。”

令梁实秋没想到的是，仓皇离家，一别就是六年。“凭了这六年的苦难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：在丧乱之时，如果情况许可，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，千万不可分离。”

然而，兵荒马乱，必定难遂所愿。



陈寅恪一家。

■陈寅恪： 拖家带口，爬窗上车

1937年11月3日一早，陈寅恪扮作生意人，带领妻子唐筼、三个幼女(大女9岁，二女7岁，三女出生仅四五个月)、一个佣人，乘火车逃往天津。

陈寅恪(1890-1969)，著名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、民国初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，被称为“教授之教授”。

陈寅恪一行从天津登上英商济南轮，驶向茫茫大海。同船者有清华大学教授、地质学家袁复礼等。

到达青岛，已是深夜12点多。他们购买了到长沙的联程火车票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已迁至长沙，组建临时大学。

夜茫茫，路漫漫。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“一到济南，风声甚紧，形势大变，商店闭门，哄传‘日本鬼子就要来，我们都要逃走啦’！大批人争着逃难，谁也不知走向何处是好。”(唐筼：《避寇拾零》)

当时，日军沿津浦铁路已攻至德州，济南岌岌可危，车站一片混乱：“火车停开，也无所谓班次，见车就上。赶到车站，人山人海，挤着要上一列车，东西观看，人满得挤不上车。幸亏刘清扬先生眷属已先上车，帮助我们每个人从窗口爬进。”

车上状况不容乐观。据唐筼回忆：“我们在青岛买的是头等卧车票，一家连同王妈三个大人三个小孩，却得到三等车厢中三个座位；除吃奶小孩外，两个大小孩挤睡在地上。三个大人只得笔直地坐着，转动亦不容易。”

他们历尽千辛万苦，直到11月20日才到长沙。后长沙临时大学因战乱迁至昆明，是为西南联大，他们再次走向流亡之路。

■沈从文： 结伴出逃，一路惊魂

8月12日清晨，沈从文和杨振声、朱光潜、钱端升、梁宗岱、赵大侗夫妇、谢文炳夫妇等一批清华、北大两校的熟人、朋友，乘坐火车前往天津。

沈从文(1902-1988)，著名作家、考古专家。代表作有《边城》、《长河》等。1933年与杨振声合编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。



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。

行前，各人编造了一个假身份：杨振声是卖花边的，朱光潜为香港洋行打字员，沈从文则是洋行的文书。

当时正值暑期，朱光潜随身带了一把折扇，钱端升一见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，不禁惊呼：“哎呀，什么时候，还带这个！”

沈从文本想举家外逃，但长子不满三岁，次子出生仅两个月，实在困难重重。妻子觉得，与其相互拖累，不如暂时分开。就这样，沈从文先离开了北平。

在天津站，他们通过日军的盘查，找到一家大旅馆住下。没想到日军警备司令部竟设在这里。众人吓得一夜未眠，第二天一早就逃进法租界，和同样南下的金岳霖、张奚若等人住到了一起。

按原定计划，沈从文一行取道天津，到南京集中，然后再去上海。谁知打开8月14日报纸一看，日军昨日进攻上海，上海去路已断。

他们在天津苦等了近十天，终于登上一艘开往烟台的英国商船。到烟台时，只见日军潜艇炮口直指市区，中日双方军队正在对峙，战斗一触即发。

下船后，沈从文一行住进两军对峙中间地带的一家旅馆。因太危险，杨振声找熟人弄来两辆汽车，载着众人匆忙离开烟台。

到了潍坊，正赶上从青岛开往济南的最后一班火车。车上聚集了许多南渡的北方文化界、教育界人士，其中大多是沈从文的熟人。

火车沿胶济线行驶，不时有日机掠过。每当这时，列车便紧急停车，并发出警报，旅客急忙跑到铁路两旁的地里隐蔽，等敌机远去再返回。如此反复多次，车到济南，已是半夜时分。此刻，明月当空。

济南旅馆多已客满，沈从文和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沿街寻找。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们：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，得知他们到了济南，已代他们联系了济南一家最好的旅馆。

在济南等了两天，沈从文一行又踏上开往南京的火车。半路上，朱自清的儿子告别众人，和几个青年一道下车投奔抗日游击队。望着这些年轻人远去的背影，沈从文一阵激动……

■吴宓： 将罹惨劫，念之凄然

感念身世，陈寅恪曾作《残春》两首，其一云：“家亡国破此身留，客馆春寒却似秋。百里苦愁花一尽，窗前犹噪雀声啾。群心已惯经离乱，孤注方看博死休。袖手沉吟待天意，可堪空白五分头。”

北平沦陷，吴宓万分沉痛：“北都又失好山河，隔岁吟涕泪多。”吴宓(1894-1978)，著名西洋文学家、国学大师、诗人。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。钱锺书是其得意弟子。



吴宓

吴宓行事仿佛比别人慢半拍，直到11月7日，才依依不舍地踏上飘摇的旅程。此前，他曾作诗感叹：“十载闲吟住故都，凄寒迷雾上征途。相携红袖非春意，满车戎衣甚霸图。乌鹊南飞群未散，河山北顾泪长俱。前尘误否今追悔，整顿身心戴世需。”

10日，吴宓一行从天津登船，13日下午两点抵达青岛。早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，吴宓就写过一首《哀青岛》的长诗，对日本攫取青岛表示极大愤慨。如今这座美丽的城市将沦为战区，心中不禁惋惜。

吴宓得知，“前三四日，日军已轰炸济南，但胶济铁路仍如常开行”，“决冒险速行，冀可平安通过。遂即在中国旅行社购联运火车票，由青岛至汉口(二等)，每人\$60。”(《吴宓日记》)

14日早上7点，吴宓一行来到车站。8点开车。上车后，吴宓“遇一军官学生高君，云，新自上海战场来者。又有持白旗募捐助伤兵者，宓捐\$1。沿途绿树葱郁，土地肥美，屋宇崇整，人民康和。宓于各省及各省人中，最爱山东，益信孔孟贤圣之生降此方，不为无因。但道旁已见掘战壕，运军械者，不日此区将罹惨劫，念之凄然。”

吴宓的见闻道出了胶济沿线的紧张局势。

下午6点，车到济南。6点半，吴宓等人雇一人力车，载随身行李，由胶济车站步行至津浦车站。当时，胶济、津浦并不互通，坐哪条线的车，在哪个车站候车。

他们在月台上苦等了两个多小时，直到晚上9点，才换乘南下的火车。一路险象环生，在苏鲁交界处的利国车站曾遇日机空袭。此后一路飘零，先汉口，后长沙，再昆明，流亡大半个中国。

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”怎一个“苦”字了得！